

中外散文欣賞

名作家散文選粹

泰爾戈等著·綜合出版社印行



邵玉銘 嫩江省蘭西縣人，民國廿八年生，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畢業，美國佛萊契爾 (Fletcher) 法律外交學院碩士，芝加哥大學 (University of Chicago) 歷史學博士，曾任教於美國印第安那州聖母大學歷史系 (民國六十二年至七十一年)，民國七十一年底返國，歷任「亞洲與世界社」主任，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現任行政院新聞局局長。著作包括中外文數十種，有《中美關係研究論文集》、《國史與國事》、《國際局勢與中國前途》等。本書為其最新著作，內容乃探索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與思想，以文學的角度貫穿政治、歷史、民族諸層面，見解獨具，為有關知識分子問政與論政之卓越新著。

文學・政治・知識分子 ● 邵玉銘 / 著

聯合文叢 012

封面設計 / 黃憲鐘

目次

胡適

贈與今年大學畢業生	一
追悼志摩	五
差不多先生傳	一三
話的語言·話的文學	一四
介紹我自己的思想	二〇
杜威先生與中國	二一
我與台灣	二三
易卜生主義	二五
新生活	三八
我的母親	四〇
致胡適書	四一
胡適	四一
答汪長祿關於我的兒子	四四
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	四六

蔡元培

我的新生活觀	五〇
我在教育界的經驗	五一
祭黃夫人文	五八
科學之修養	六一

謝六逸

大小書店	六三
我的庭院	六五
信仰	六七
唯性史觀與大學生	六八
擺龍門陣	六九
讀書的經驗	七二
素描	七三
文學青年	七六
作了父親	七七
草枕吟味	八二

錢歌川

楊一峯	李成之	趙麗蓮	李霖燦	余光中	陳之藩	美化的人生	顛之倒之	小題大作	小姑居處	女人和衣服	女人和年齡	我的庭園
詩畫話碧瑤	樂爲人師	白水臺凝水奇觀	石城之行	謝天								
.....
一二六	一一〇	一一三	一〇七	一〇四		一〇一	九八	九六	九四	九一	八八	八五

黃明德	蕭文	蕭默	瑋若	陳紀澄	徐速	芥子	阿里山五奇
給愛河中的孩子	母親的影像	催稿記	憶二姊	媽媽的生日	雪	無賴的詩	
.....
一四八	一四六	一四一	一三九	一三五	一三一	一三〇	一二八

劉 枋

柳.....一五〇

欲 飄

雨下情懷.....一五二

侯 景 范

晚安十九歲.....一五三

梁 遇 春

苦笑.....一五六

房 寧 齡

夏日來時.....一五八

虞 君 質

自由的鳥.....一五九

殷 穎

一朵小花.....一六二

王 怡 之

不如歸.....一六四

葉 曼

三弟.....一六七

王 書 川

黃昏.....一七三

周 作 人

鳥聲.....一七四

蒼蠅.....一七五

葉 珊 作

山窗下.....一七八

白 澈

阿英妹妹.....一八一

秀 薇

燭花.....一八三

胡品清

玫瑰與百合……………一八五
那一抹淺淺的綠和深深的藍……………一九一
睡在一潭陽光裏……………一九五

碩蔚

天才與瘋狂……………一八六

喻麗清

神酒……………一八九

莊稼

寂寞的淚……………一九三

羅蘭

寫給秋天……………一九七

梅濟民

春之獺……………一九八

劉靜娟

山林漫步……………二〇三

張曉風

魔季……………二〇七

子敏

中國的月亮……………二二二

劉咸思

阿婆姐……………二二四

贈與今年大學畢業生

胡適

這一兩個星期裏，各地的大學都有畢業的班次，都有很多的畢業生離開學校去開始他們的成人事業。學生的生活是一種享有特殊優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點，不妨吵吵鬧鬧，社會都能縱容他們，不肯嚴格的要他們負行為的責任。現在他們要撐起他們的肩膀來挑他們自己的擔子。在這個國難最緊急的年頭，他們的擔子真不輕！我們祝他們的成功，同時也不忍不依據我們自己的經驗，贈與他們幾句送行的贈言，——雖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許作個防身的錦囊罷了。

你們畢業之後，可走的路不出這幾條：絕少數的人還可以在國內外的研究院繼續作學術研究；少數的人可以尋着相當的職業；此外還有做官，辦黨，革命三條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業閒居了。第一條繼續求學之路，我們可以不論。走其餘幾條路的人，都不能沒有墮落的危險，墮落的方式很多，總括起來，約有這兩大類：

第一是容易拋棄學生時代的求知知識的欲望。你們到了實際社會裏，往往所用非所學，往往所學全無用處，往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學問，而一樣可以胡亂混飯吃，混官做。在這種環境裏，即使向來抱有求知知識學問的決心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懶，把求知知識的欲望漸漸冷淡下去。況且學問是要有相當的設備的；書籍，試驗室，師友的切磋指導，閒暇的工夫，都不是一個平常要糊口養家的人所能容易辦到的。沒有做學問的環境，又誰能怪我們拋棄學問呢？

第二是容易拋棄學生時代的理想的人生追求。少年人初次與冷酷的社會接觸，容易感覺理想與事實相去太遠，容易發生悲觀和失望。多年懷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熱誠，奮鬥的勇氣，到此時候，好像全不是那麼一回事。渺

小的個人在那強烈的社會爐火裏，往往經不起長時的烤煉就熔化了，一點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滅了。抱負改造社會的夢想而來，往往是棄甲曳兵而走，或者做了惡勢力的俘虜。你在那俘虜牢獄裏，回想那少年氣壯時代的種種理想主義，好像都成了自誤誤人的迷夢！從此以後，你就甘心放棄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現成社會的頹民了。要防禦這兩方面的墮落，一面要保持我們求知知識的慾望，一面要保持我們對於理想人生的追求。有什麼好法子呢？依我個人的觀察和經驗，有三種防身的藥方是值得一試的。

第一種法子只有一句話：「總得時時尋一兩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問題是知識學問的老祖宗；古今來一切知識的產生與積聚，都是因為要解答問題，——要解答實用上的困難或理論上的疑難。所謂「爲知識而求知識，」其實也只是一種好奇心追求某種問題的解答，不過因爲那種問題的性質不必是直接應用的，人們就覺得這是「無所爲」的求知識了。我們出學校之後，離開了做學問的環境，如果沒有一個兩個值得解答的疑難問題在腦子裏盤旋，就很難繼續保持追求學問的熱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個真有趣的问题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誘你去解決他，天天將你挑釁笑你無可奈何他，——這時候，你就會同戀愛一個女子發了瘋一樣，坐也不下，睡也不安，沒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沒錢也得攢衣節食去巴結她。沒有書，你自會變賣家私買書；沒有儀器，你自會典押衣服去置辦儀器；沒有師友，你自會不遠千里去導師訪友。你只要能時時有疑難問題來逼你用腦子，你自然會保持發展你對學問的興趣，即使在最貧乏的智識環境中，你也會慢慢的聚起一個小圖書館來，或者設置起一所小試驗室來。所以我說：第一要尋問題。腦子裏沒有問題之日，就是你的智識生活壽終正寢之時。古人說：「特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試想葛理略（Galileo）和牛敦（Newton）有多少藏書？有多少儀器？他們不過是有問題而已。有了問題而後，他們自會造出儀器來解答他們的問題。沒有問題的人們。關在圖書館裏也不會用書，鎖在試驗室裏也不會有什麼發現。

第二個方子也只是一句話：「總得多發展一點非職業的興趣。」離開學校之後，大家總得尋個吃飯的職業。可是你尋得的職業未必就是你所學的，或者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學而實在和你的性情不相近的。在這種狀況之下，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覺興趣了。爲糊口而作那種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難保持知識的興趣和生活的理想主義。最好在救濟方法只有多多發展職業以外的正當興趣與活動。一個人應該有他的職業，又應該做他的非職業的頑藝兒，可以叫做業餘活動。凡一個人用他的閒暇來做的事業，都是他的業餘活動。往往他的業餘活動比他的職業還更重要，因爲一個人的前程往往全靠他怎樣用他的閒暇時間。他用他的閒暇時間來打麻將，他就成個賭徒；用你的閒暇來做社會服務，你也許成個社會改革者；或者你用你閒暇去研究歷史，你也許成個史學家。你的閒暇往往定你的終身。英國十九世紀的兩個哲人，彌兒(J.S. Mill)終身做東印度公司的秘書，然而他的業餘工作使他在哲學上，經濟學上，政治思想史上都佔一個很高的位置。斯賓塞(Spencer)是一個測量工程師，然而他的業餘工作使他成爲前世紀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個重鎮。古來成大學問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善用他的閒暇時間的。特別在這個組織不健全的中國社會，職業不容易適合我們性情，我們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墮落。只有多方發展業餘的興趣，使我們的精神有所寄託，使我們的剩餘精力有所施展。有了這種心愛的頑藝兒，你就做六個鐘頭的抹桌工夫也不會感覺煩悶了，因爲你知道，抹了六點鐘的桌子之後，你可以回家去做你的化學研究，或畫完的大幅山水，或寫你的小說戲曲，或繼續你的歷史考據，或做你的社會改革事業。你有了這種稱心如意的活動，生活就不會枯寂了，精神也就不會煩悶了。

第三個方法也只有一句話：「你總得有一點信心。」我們生當這個不幸的時代的眼中所見，耳中所聞，無非是叫我們悲觀失望的。特別是在這個年頭畢業的你們，眼見自己的國家民族沉淪到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強權的世界，望極天邊好像看不見一線的光明，——在這個年頭不發狂自殺，已算是真幸了，怎麼還能夠保持一點

內心的鎮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對你們說，這時候正是我們要培養我們的信心的時候！只要我們有信心，我們還有救。古人說：「信心 (Faith) 可以移山。」又說：「只要工夫深，生鐵磨成繡花針。」你不信嗎？拿破崙的軍隊征服普魯士佔據柏林的時候，有一位窮教授叫做非希特 (Fichte) 的，天天在講堂上勸他的國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們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復興的。非希特死的時候 (1814)，誰也不能預料德意志統一帝國何時可以實現。然而不滿五十年，新的統一的德意志帝國居然實現了。

一個國家強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鐵律的。我們今日所受的苦痛和恥辱，都只是過去種種惡因種下的惡果。我們要收將來善果，必須努力種現在的新果。一粒一粒的種，必有滿倉滿屋的收穫，這是我們今日應該有的信心。

我們要深信：今日的失敗，都由於過去的不努力。

我們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將來的大收成。

佛典裏一句話：「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丟了。我們應該說：「功不唐捐！」沒有一點努力是會白白的丟了的。在我們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在我們看不見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種子早已生根發葉開花結果了！

你不信嗎？法國被普魯士打敗之後，割了兩省地，賠了五十萬萬佛郎的賠款。這時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學家巴斯德 (Pasteur) 終日埋頭在他的試驗室裏做他的化學試驗微生物研究。他是一個最愛國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學可以救國。他用一生的精力證明了三個科學問題：(1) 每一種發酵作用都是由於一種微生物的發展；(2) 每一種傳染病都是由於一種微生物中的發展；(3) 傳染病的微生物在特殊的培養之下，可以減輕毒力，使他從病菌變成防病的藥菌。——這三個問題，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國大事業沒有多大的關係。然而從第一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

定出做醋釀酒的新法，使全國的酒醋業每年減除極大的損失。從第二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教全國的蠶絲業怎樣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的醫學界怎樣注重消毒以減除外科手術的死亡率。從第三個的問題證明，巴斯德發明了牲畜的脾熱瘟的療治藥苗，每年替法國農家減除了二千萬佛郎的大損失；又發明了瘋狗咬毒的治療法，救濟了無數的生命。所以英國科學家赫胥黎（Huxley）在皇家學會裏稱頌巴斯德的功績道：「法國給了德國五十萬萬佛郎的賠款，巴斯德先生一個研究科學成績足夠還這一筆賠款了。」

巴斯德對科學有絕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國家蒙奇辱大難的時候，終不肯拋棄他的顯微鏡與試驗室，他絕不想他的顯微鏡底下能償還五十萬萬佛郎的賠款，然而在他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他已收獲了科學救國的奇蹟了。

朋友們，在你最失望的時候，那正是你必須鼓起堅強的信心的時候。你要深信：天下沒有白費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追悼志摩

胡適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來；

我揮一揮衣袖，

不帶走一片雲彩。

志摩這一回真走了！可不是悄悄的走。在那淋漓的大雨裏，在那迷濛的大霧裏，一個猛烈的大震動，三百匹馬力的飛機碰在一座終古不動的山上，我們的朋友額上受了一下致命的撞傷，大槩立刻失去了知覺。半空中墜了

一團大火，像天上隕了一顆大星似的直掉下地去，我們的志摩和他的兩個同伴就死在那烈焰裡了！

我們初得着他的死信，都不肯相信，都不信志摩這樣一個可愛的人，會死的那麼慘酷。但在那幾天的精神大震撼稍稍過去之後，我們忍不住要想，那樣的死法也許只有志摩最配。我們不相信志摩會「悄悄的走了，」也不忍想志摩死一個「平凡的死」，死在天空之中，大雨淋着，大火焚着，那撞不到的山頭在旁邊冷眼瞧着，我們新時代的新詩人，就是要自己挑一種死法，也挑不出更合式，更悲壯。

志摩走了。我們這個世界裡被帶走不少的雲彩。他在我這些朋友之中，真是一片最可愛的雲彩，永遠是溫暖的顏色，永遠是美的花樣，永遠是可愛。他常說：

我不知道風

是在那一方吹——

我們也不知道風是那個方向吹，可是狂風過去之後，我們的天空變慘淡了，變寂寞了，我們才感覺我們的天上的一片最可愛的雲彩被狂風捲去了，永遠不回來了！

這十幾天哩，常有朋友到家裡來談起來常常有人痛哭。在別處痛哭他的，一定還不少。志摩所以能使朋友這樣哀念他，只因為他為人整個的只是一團同情心，只是一團愛。葉公超先生說：

他對於任何人，任何事，從未有過絕對的怨恨，甚至於無意中沒有表示過一些憎嫉的神氣。

陳進伯先生說：

尤其朋友裡缺不了他。他是我們的連索，他是黏着性的，發酵性的，在這七八年中，國內文藝界裡起了不少的風波，吵了不少的架，許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得不能見面。但我沒有聽見有人怨恨過志摩，誰也不能抵抗志摩的同情心，誰也不能避開他的黏着性。他才是和事的無窮的同情，使我們老友，他總是朋友中間的「連索。」他

從沒有疑心，他從不會妬忌。他使這些多疑善妬的人們十分慚愧，又十分羨慕。

他的一生是愛的象徵，愛是他的宗教，他的上帝

我攀登了萬仞的高岡，

荆棘扎爛了我的衣裳，

我向飄渺的雲天外望——

上帝，我望不見你——

我在道旁見一個小孩，

活潑，秀麗，襤褸的衣衫，

他叫聲「媽」，眼裡亮着愛——

——上帝，他眼裡有你——

志摩今年在他的猛虎集自序裡會說他的心境是：「一個曾經有單純信仰的流入懷疑的頹廢。」這句話是他最好的自述，他的人生觀真是一種「單純信仰」，這裡面只有三個大字，一個是愛，一個是自由，一個是美。他夢想這三個理想的條件能够合在一個人生裡，這是他的單純信仰。他的一生的歷史，只是他追求這個「單純信仰」的實現的歷史。

社會上對於他的行為，往往有不能諒解的地方，都只因爲社會上批評他的人不會懂得志摩的「單純信仰」的人生觀。他的離婚和他的第二次結婚，是他一生最受社會嚴厲批評的兩件事。現在志摩的棺已蓋了，而社會上的議論還未定。但我們知道這兩件事的人，都能明白，至少在志摩的方面，這兩件事最可以代表志摩的單純理想的

追求。他萬分誠懇的相信那兩件事都是他實現那「美與愛與自由」的人生的正當步驟。這兩件事的結果，在別人看來，似乎都不會能夠實現志摩的理想生活。但到了今日，我們還忍用成敗來議論他嗎？

我忍不住我的歷史癖，今天我要引用一點神聖的歷史材料，來說明志摩決心離婚時的心理。民國十一年三月，他正式向他的夫人提議離婚，他告訴她，他們不應該繼續他們的沒有愛情沒有自由的結婚生活了，他提議「自由之償還自由，」他認為這是，「彼此重見生命之曙光，不世之榮業」，他說：

故轉夜爲日，轉地獄爲天堂，直指願聞事矣。眞生命必自奮鬥自求得來，眞幸福亦必自奮鬥自求得來，眞戀愛亦必自奮鬥自求得來！彼此前途無限，……彼此有改良社會之心，彼此有造福人類之心，其先自榜樣，勇決智斷，彼此尊重人格，自由離婚，止絕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這信裡完全是青年的志摩的單純的理想主義，他覺得那沒有愛，又沒有自由的家庭是可以摧毀他們的人格，所以他下了決心，要自由償還自由，要從自由求得他們的眞生命，眞幸福，眞戀愛。

後來他回國了，婚是離了，而家庭和社會不能諒解他，最奇怪的是他和他已離婚的夫人通信更勤，感情更好，社會上的人更不明白了。志摩是梁任公先生最愛護的學生。所以民國十二年，任公先生曾寫一封很長很懇切的信去勸他，在這裡，任公提出兩點：

其一、萬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樂。弟之此舉其於弟將來之快樂能得與否，始茫如捕風，然先已予多數人以無量之苦痛。

其二、戀愛神聖爲今之少年所樂道。……茲事蓋可遇而不可求。……況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落鶻突，而得滿足得寧帖也極難。所夢想之神聖境界恐終不可得，徒以煩惱終其身已耳。

任公又說：

嗚呼！志摩！天下豈有圓滿之宇宙？……當知吾儕以不求圓滿爲生活態度，斯可以領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沈迷於不可必得之夢境，挫折數次，生意盡矣。鬱悵佗像以死，死爲無名。死猶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墮落至不復能自拔。嗚呼志摩！可無懼耶！可無懼耶！（十二年一月二日信）

任公一眼看透志摩的行爲是追求一種「夢想的神聖境界」，他料到他必要失望，又怕他少年受不起幾次挫折，就會死，就會墮落。所以他以老師的資格警告他：「天下豈有圓滿之宇宙？」

但這種反理想主義是志摩所不能承認的。他答覆任公的信，第一、不承認他是把他人的苦痛來換自己的快樂。他說：「我之甘冒世之不韙，竭全力以鬪者，非特求免凶慘之苦痛，實求良心之安頓，求人格之確立，求靈魂之救度耳。」

人誰不求庸德？人誰不安現成？人誰不畏艱險？然且有突圍而出者，夫豈得已而然哉？」

第二、他也承認戀愛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他不能不去追求。他說：

「我將於茫茫人海中訪我唯一靈魂之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他又相信他的理想是可以創造培養出來的。他對任公說：

嗟夫吾師！我嘗奮我靈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熱，滿之心血，朗照我深奧之靈府。而庸俗忌之嫉之，輒欲麻木其靈魂，搗碎其理想，毀滅其希望，污毀其純潔！我之不流入墮落。流入庸懦，流入卑污，其幾亦微矣！

我今天發表這三封不曾發表過的信，是因這幾封信最能表現那個單純的理想主義者徐志摩。他深信理想的人生必須有愛，必須有美，必須有自由，他深信這種三位一體的人生是可以追求的，至少可以用純潔的心血培養出來的。我們若從這個觀點來觀察志摩的一生，他這十年中的一切行爲就全可以了解了。我還可以說，只有從這

個觀點上才可以了解志摩的行爲；我們必須先認清了他的單純信仰的人生觀，方才認得清志摩的爲人。

志摩最近幾年的生活，他承認是失敗，他有一首「生活」的詩，詩暗慘的可怕。

陰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

生活逼成了一條甬道：

一度陷入，你祇可向前，

手捫索着冷壁的黏潮，

在妖魔的臟腑內掙扎，

頭頂不見一線的天光，

這魂魄。在恐怖的壓迫下，

除了消滅更有什麼願望？

他的失敗是一個單純的理想主義者的失敗。他的追求，使我們慚愧因爲我們的信心太小了，從不敢夢想他的夢想，他的失敗。也應該使我們對他表示更深厚的恭敬與同情，因爲偌大的世界之中，只有他有信心，冒了絕大的危險，費了無數的麻煩，犧牲了一切平凡的安逸，犧牲了家庭的親誼和人間的名譽，去追求，去試驗一個「夢想之神聖境界」，而終於免不了慘酷的失敗，也不完全是他的人生觀的失敗。是因爲他的信仰太單純了，而這個現實世界太複雜了，他的單純的信仰禁不起這個現實世界的摧毀。正如易卜生的詩劇 *Brand* 裡的那個理想主義者，抱着他的理想，在人間處處碰釘子，碰的焦頭爛額，失敗而死。

然我們的志摩「在這恐怖的壓迫下」從不叫一聲「我投降了」。他從不會完全絕望，他從不會絕對怨恨誰，他對我們說：

你們不能更多的責備，我覺得我已滿頭的血水，能不低頭已算是好的。（猛虎集自序）是的，他不會低頭。他仍舊昂起頭來做人，他仍舊是他那一團的團情心，一團的愛。我們看他替朋友做事，替團體做事，他總是仍舊那樣高興。幾年的挫折、失敗、苦痛，似乎使他更成熟，更可愛了。

他在苦痛之中，仍舊繼續他的歌唱。他的詩作風也更成熟了。他所謂「初期的洶湧性」固然是沒有了，作品也減少了；但是他的意境變深厚了，筆致變淡遠了，技術和風格都更進步了。這是讀猛虎集的人都能感到的。

志摩自己希望今年是他的「一個真的復活的機會。」他說：
拾起頭居然又見到天了。眼睛睜開了，心也跟着開始了跳動。

我們一班朋友都替他高興。他這幾年來想用心血澆灌的花樹也許是枯萎的了，但他的同情，他的鼓舞，早又在別的園地裡種出了無數的可愛的小樹，開出了無數可愛的鮮花。他自己的歌唱有一個時代是幾乎消沉了；但他的歌聲引起了他的園地外無數的歌喉，嘹亮的唱，哀怨的唱，美麗的唱，這都是他的安慰，都使他高興。

誰也想不到在這個最有希望的復活時代，他竟丟了我們走了！他的猛虎集裡有一首詠一隻黃鸝的詩，現在重讀了好像他在那裡描寫他自己的死，和我們對他的死的悲哀！

等候他唱，我們靜望着，
怕驚了他。

但他一展翅。

衝破濃密，化一朵彩霧，

飛來了，不見了，沒了——

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熱情。